

陝北革命史劇
閻 捷 著

翻天覆地的人



新華書店發行

翻天覆地的人

聞
捷著

出版編號 0448

人的地覆天翻

著者

聞

捷

出版者

新華書店

店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印刷者

精華印刷工廠

(漢口前鎢五路二號)

·一九五〇年七月中南第一版·

(根據北京一九五〇年五月初版版本重印)

1—3,000(漢)

基本定價(乙)5.00

時間 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

地點 陝北。

人物

任玉良 三十歲，一個誠樸的莊穩漢。（簡稱玉良）

任玉厚 二十二歲，任玉良之弟，一個倔強的小伙子。身體高大，前額寬廣，濃眉大

眼，和任玉良正成一個相反的對照。（簡稱玉厚）

崔明貴 三十歲，粗胖個子，立眉大眼，一臉橫肉，花石寨團總史博平的團丁。（簡

稱明貴）

何思明 二十二歲，中等個子，小鼻子小眼睛，花石寨團總史博平的團丁。（簡稱思

明）

高迎紅 三十五歲，橫山逃出的饑民，面容憔悴，髮鬚蓬亂，看去有四十歲的模樣。

（簡稱迎紅）

張蘭英 三十二歲，高迎紅之妻，一個善良的農婦。飢寒與病的折磨，使她瘦弱到極

點。(簡稱蘭英)

高拴兒 高迎紅之子。(簡稱拴兒)

陳玉蓮 二十六歲，任玉良之妻，一個瘦長的農婦，臉色蒼白，眼睛大而無神，額骨高

高突起。(簡稱玉蓮)

朗心奎 三十八歲，團總史博平的小舅子，人口販子，為人狡詐、陰險，小矮個，財眉

溜眼，鬼頭鬼腦的。(簡稱心奎)

張寶盛 二十歲小伙子，寬前額，厚嘴唇，兩道又黑又濃的眉，說話聲音響亮。(簡

稱寶盛)

史博平 四十五歲，花石寨的團總，矮胖個，三角眼，濃眉，小八字鬍，鼻翼下有兩道

深紋，嘴角下垂，臉黃而浮腫。(簡稱博平)

王老虎 四十歲，民團隊長，矮個，又瘦又乾，一臉精肉，長滿了酒刺，眼光兇狠。

(簡稱老虎)

周寶中 三十歲，塌鼻子，眼睛嘴角有些下垂，一臉卑鄙兇殘之氣。(簡稱寶中)

方立德 農民，二十五歲，兩眼炯炯有光，為人精細、穩健、有魄力。(簡稱立德)

趙百忍 農民，六十歲，腰微弓，雪白的鬍子，腦後拖着一條豬尾巴似的辮子，一雙小

眼睛，不時的眯着，閃着狡猾之光，說話聲音有點顫抖，為人膽小怕事。(簡

稱百忍)

劉萬成 農民，四十餘歲。(簡稱萬成)

李治民 紅軍工作幹部，二十八歲，黑而透紅的臉，前額突出，眼珠黑而亮，口角淡淡的有幾根鬚，中等個，走路雄赳赳氣昂昂的，給人一個勇敢、精明、沉毅的印象。(簡稱治民)

陳二 花石寨的團丁，二十二歲，年輕有為，倔強成性。個子不高，走路做事，輕巧敏捷。

羣衆 若干人。

赤衛軍 若干人。



第一場

一九三一年多。

花石川，花石寨附近之三叉路口。

結凍的小河，沿着山脚彎轉着向前伸去，河上架着簡陋的獨木橋。

對面山腳下有棵枯樹，樹下有兩塊大石，大路從旁穿過，直通花石寨。

山谷裏，隱隱地可看見盤旋在山尖上的寨牆和寨樓。

開幕，寒風呼嘯着，大雪紛紛地落……

從獨木橋那邊山谷裏，飄來淒涼而悲痛的歌聲：

「天上有雲呀月不明，地上有山呀路不平；

河裏有魚呀水不清，世上有富人殺窮人！」

任玉良、任玉厚，挑着柴草，從獨木橋走上。

任玉良，穿着破單褲，破羊皮襖，腰間束一根粗麻繩，光着頭。失神的眼，總是仰望青天，似

乎時時在哀籲苦籲救苦救難。

任玉厚，穿膚瘦小得不合身的破棉襖，破單褲，戴膚破草帽。

玉良（唱）大雪紛紛落不盡，北風刺骨颳得緊；

身上寒冷肚裏空，老天活活逼死人。

玉厚 冒着風雪咬着牙，送柴送草給主家；

山高路遠地又滑，主家拿咱當牛馬。

玉良 兩腿酸痛痛在身，渾身冰冷冷在心；

一步一滑路難行，一步一喘要咱命。

任玉良弟兄，掃去大石上的雪，坐下歇氣。一陣寒風捲着雪花飛過……

玉厚（恨恨地）下！下吧！

玉良（長嘆）好大的雪呀！要咱窮漢的命啊！

玉厚（忿忿地）哥！不是雪要咱窮漢命！是龜子孫主家要咱窮漢命！

玉良（責備地）玉厚！你——

（唱）主家富貴是天命，咱們貧窮前生定；
端人碗來受人管，不敢胡亂抱怨人。

玉厚（不滿地）哥！你別再糊塗啦！

（唱）什麼富貴是天命，什麼貧窮前生定！

種人地來受人欺，主家越富咱越窮。

玉良 玉厚！

玉厚（發洩）團總史博平，真是他媽的死剝皮！咱們種他紅杏嶺七八垧荒地，
一年交三四石租子還不够，還他媽的要柴要草，要咱窮漢的命！

玉良（制止）悄悄價！唉！走吧！

玉厚（暴怒）哥！忙什麼？早送去有什麼好處？溜溝子，舔屁股，我不幹！

玉良（乞求地）玉厚！今天是小年，團總等着柴草用，送遲了又——

玉厚（不願聽下去）他媽的！走！走！（挑起柴草轉身就走）

玉良（叮嚀）玉厚！回頭見了團總，別楞頭楞腦的，叫團總又不高興。

玉厚（撩下柴擔，冷冷地）我生成就楞頭楞腦。溜溝子，緣屁股，我不會！

玉良（沉痛地）玉厚！這是沒法子呀！誰叫咱們窮，種人家的地呢？哥拚死賣命，低頭求人爲什麼？還不是爲咱一家人的命。玉厚！聽哥這一次話……

玉厚（心酸落淚）嗯！哥……

玉良 玉厚！你，你怎麼啦？

玉厚（掩飾）不怎麼！雪，雪花飄到我眼裏啦！

玉良（無限感慨）唉！別說這裏苦，難活命！榆林橫山，還有人往這裏逃命呢！

玉厚 逃來逃去還不是沒法活命！『天下烏鴉一樣黑』，豪紳地主的心還不是一樣樣的。

玉良（長嘆）天爺！你真的要絕人呀……

玉厚 哥！走吧！

玉良（望望天）唉！走！

（唱）風絞雪花雪凍人，

玉厚 主家靠地剝咱們；

玉良 風雪總會有日停，

玉厚 主家貪心無止盡。

玉良，玉厚挑起擔子向寨子方向走下。沉寂片刻，風雪漸小。崔明貴、何思明穿蓑戴黑銅服，打着白繭腿，攆着馬扮槍上。

明貴（唱）團丁團丁，威風凜凜，收租討債，手段高明，

隨身法寶，有槍有繩，抓人佔地，沒咱不行。

思明 見了團總，磕頭打躬，見了隊長，敬禮立正，

挨罵受氣，不敢哼聲，團丁團丁，虧你先生！

明貴 老何老何，何必生氣，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團總吃肉，咱們吃皮，隊長騎馬，咱們騎驢。

思明 老崔老崔，吹個哈哩，團總吃肉，咱們吃屁，

今天請客，大擺酒席，算來算去，沒有老弟。

明貴 「多年的流水流成河」！慢慢來！等我熬成隊長，團總請客，不就有份啦！（打個寒噤）日他媽！真冷！

思明 （埋怨地）這天出差，可真把人凍結實啦！（看天）天怕還是晴不穩！唉！老天也專和那些逃荒人作對，真是——

明貴 （嫌他囉嗦）別他媽的『貓哭老鼠假慈悲啦』！下！往大下！越大越好，把狗日的逃荒的都給凍死，咱們就省事啦！樂得在家裏睡大覺。

明貴走向樹下，搭起一堆火，思明也走過去靠火坐下。

思明 （無心地）老崔！今天過小年嘛！你說，團總爲什麼大請客呀？

明貴 爲什麼？還不是爲陳家那個小寡婦。

思明 什麼？

明貴 什麼？「神馬」飛上天啦！」（言歸正傳地）告訴你，團總要討她做小老婆。今天請客，就爲的是說媒！（猥褻地）哎！說句實心話，陳家那個小寡婦，長的着實不錯，又年輕，又漂亮，又風騷，別說團總，就說我吧，都叫給迷定啦！三魂早叫她勾去兩魂！哈……

思明 快把你的魂招回來吧！噯！說正經的，陳大才死，陳老頭肯把媳婦送給團總？

明貴（小聲地）咱們團總有錢有勢，肯不肯由他？（站起）哎！別光顧閒扯啦！當心誤了差事！

思明（忿忿地）差事？這麼大的風雪，硬把一羣逃荒的，從寨子裏趕出來，真他媽的沒人心。如今團總隊長正喝酒耍樂呢！可派上咱們弟兄冒着風雪，到

寨子外邊趕逃荒的，不顧咱們的死活，更他媽的沒人心！沒人心！

明貴（勃然變色）別雞巴亂罵，團總待你那點差？你說？

思明（失措）我……算我沒說，算我放屁……

明貴（惡狠狠地）哼！以後再雞巴亂罵，你他媽的小心點！

（雪又落起來，生氣地）下！下！日他媽又下啦！

思明（陪小心地）老崔哥！到那邊山神廟裏歇歇去。（從懷裏掏出個小葫蘆）我怕

冷，還帶了一葫蘆酒，咱們喝兩口去！

明貴（眉開眼笑）嘿！老何！你想到真周到，走！豁兩拳去！

（唱）今日有酒，今日喝醉，明日無酒，明日灌水。

思明得過且過，能樂就樂，五魁八馬，誰輸誰醉。

明貴、思明二人，從小木橋上走下。風颳的更緊了，雪又漫天漫地的落下。

高迎紅、張蘭英、拴兒順大路走上。

高迎紅穿着破袂衣，露出枯瘦而寬闊的胸膈。揹着一捲破被破毡，一手攙着九歲的拴兒，一手提清破籃。

張剛英揹着一個兩歲的秋兒，走兩步便得歇歇氣。

拴兒瘦得像個乾猴，時時刻刻哭喊着要吃要喝。

蘭英

（唱）千山萬水行路難，逃荒人兒有誰憐？

雪地奔來風地走，窮人那裏把身安。

拴兒

爹！我，我走不動……

迎紅

（悲戚地）拴！咬咬牙，走！這兒前沒村後沒鎮，不走怎麼辦？

（唱）南奔到北北到南，離家千里整半年，

只說尋個活命路，活路難於上青天。

拴兒

（哀求）媽！我，我走不動。

迎紅

（邊哄邊拉）拴！聽爹的話，走！

拴兒

（坐下不走）媽！媽！我餓。我……冷……

蘭英（詛咒地）哭！哭！把媽哭死了，有好日子過？

迎紅（悲痛地）拴兒媽！娃娃着實走不動了，兩三天沒吃喝，連大人也撐不住嘛！

蘭英 不走怎麼辦？就死在這裏！

迎紅 唉！又吵！又吵！（突然發現寨子與火堆）啊！有活路啦！拴兒媽！前面不遠就是寨子！拴！快來！這裏有火，先暖暖身子，咱們就進寨子討點吃喝去！

迎紅搭起火，蘭英、拴兒圍坐火旁。蘭英背上的秋兒又飢又寒，哭不住口。

蘭英（發洩地）哭！哭！哭死一個少一個！

迎紅（無奈何）唉！

拴兒（不知好歹地）媽！我餓！

蘭英（沒好氣地）把媽殺了，煮給你吃！